

石君宝戏曲集

石君宝戏曲集

衡者家不拜先之於神早

重
人皆快



新得兒畫意畫意之衣之衣

東漸者家君

〔元〕石君宝 著 黄竹三 校注



山西人民出版社

黄竹三 校 注

石君宝戏曲集



(晋)新登字6号

石君宝戏曲集

[元] 石君宝 著 黄竹三 校注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字数: 258千字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1 500册

*

ISBN 7-203-0199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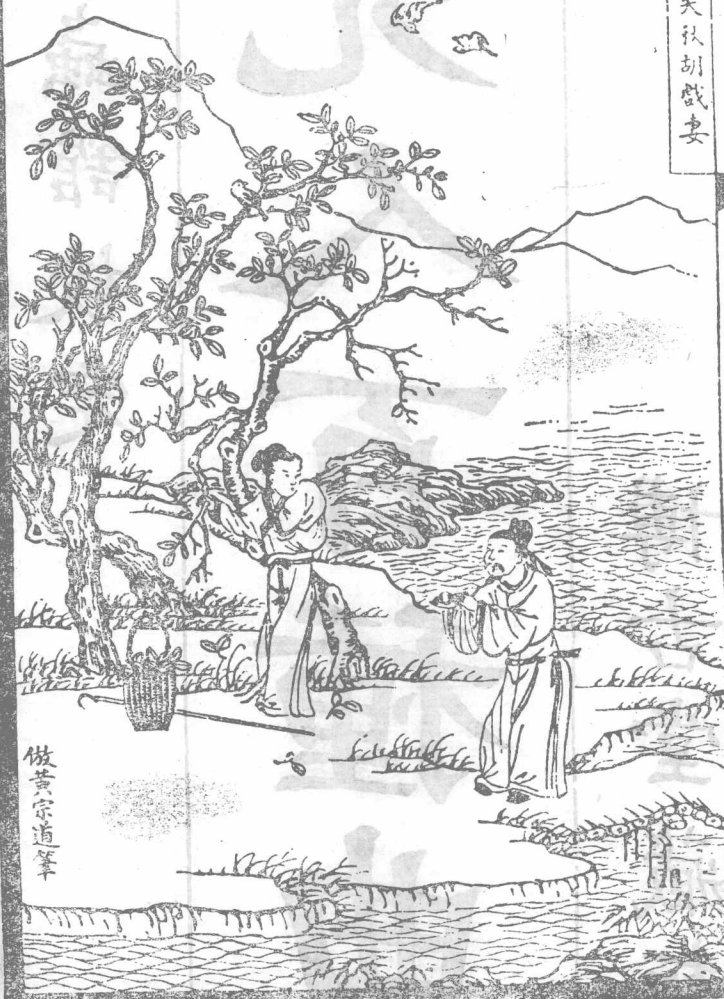
K·75 定价: 8.00元

雕蟲館校定

元人百種曲

博古堂藏板

魯大夫秋胡戲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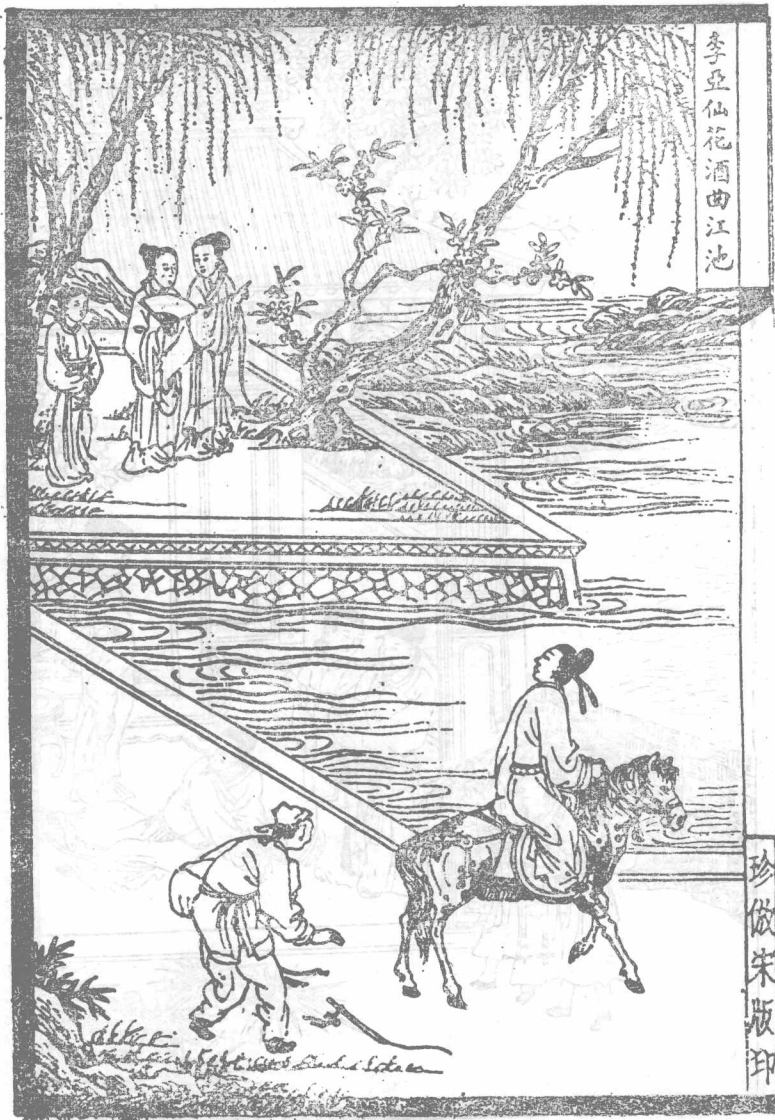
做黃宗道筆

珍做宋版

貞烈婦梅英守志



李亞仙花酒曲江池



珍做朱版印

鄭元和風雪卑田院

元曲選圖曲江池



做陳仲美筆

中華書局聚

三
卷
曲
江
池
元
石
君
寶
讓
外

正
康
老
度
婆
煙
月
鳴
珂
巷
鄭
元
和
風
雪
悲
天
院

小
姨
夫
雲
雨
綠
楊
堤
李
亞
德
花
酒
曲
江
池

第一拆

孤引末偁張千上老夫姓鄭名公弼榮陽人也幼登進士頗有政聲官授洛陽府尹所生一子是鄭元和年當弱冠頗看詩書來年春榜動選場開着間天道孩兒你有甚氣槩詩作一首咱末云父親你孩兒這一去千丈龍門則一跳青霄有路終須到去時荷葉小如錢回來必定蓮花落孤云孩兒也休着老夫盼望你那一年春盡一年春末云則今日辭了父親張千收拾了琴劍書箱求官應舉去下孤孩兒去了也我眼觀旌捷旗耳聽好消息

願曲高聲

古板新刊的本関目風月紫雲庭

小兒上一折了日末上了正末共外云住日云共末

把盞拜科云何好去者呵兀的果花發地人生是別

雄信一盃酒尺楊柳新驛路茸芳草石欄雨

正末南園采園楊柳新驛路茸芳草石欄雨

誰不見是紫也不到得交吹散楚城云西出陽關死故人則見他

外末云老孤做住卜兒云正末做住卜兒斗注

旦云外呵沒多子叫喚則甚卜云了俺勾當可也

日等學怎想俺這月餘花亭竹邊花徑變得這

那哩光景我每日懶欲為生俺外向諸官調里尋章竟

勾欄里把戲得四五廻賦窮到家來却有六七場刀兵我唱

勾欄里把戲得四五廻賦窮到家來却有六七場刀兵我唱的

勾欄里把戲得四五廻賦窮到家來却有六七場刀兵我唱的

勾欄里把戲得四五廻賦窮到家來却有六七場刀兵我唱的

前 言

石君宝是元代重要的戏剧作家。据钟嗣成《录鬼簿》记载，他是平阳（今山西临汾）人，生平事迹不详。孙楷第先生《元曲家考略》根据《秋涧集》卷六十五恽《洪岩老人石钱公墓碣铭序》，考证石君宝即石盍，名德玉，晚号洪岩老人，女真族，辽东盖州（今辽宁盖县）人。金贞佑初从军，官至武德将军，金亡后居燕，从刘自然学画，善画竹。这一推论和《录鬼簿》所载不符，所以他又认为石君宝祖籍盖州，金平汴宋后，才内徙定居平阳。孙先生的说法很有影响，从之者众。但仅据名字推测，恐不可信。因为金元时都市中，同名同姓的人很多，元代刘时中《端正好·既官府甚清明》套曲中《滚绣球》曲就描写到元代人们表字别号相同的情况：「粟米的唤子良，卖肉的唤仲甫，做皮的是仲才，帮辅，唤清之必定开沽。卖油的唤仲明，卖盐的称土鲁，号从简是彩帛行铺，字敬仙是鱼鲜之徒。开张卖饭的呼君宝，磨面登箩的叫德夫。何足云乎！」（见《阳春白雪》），这虽有夸张，但也说明当时姓名相同的是普遍现象。元杂剧作家的名号，

许多也是相似甚或相同的，比如叫汉脚的，既有关汉卿，又有孟汉卿，纪君祥外，又有费君祥，庚吉甫外，又有乔吉甫。即就《元曲家考略》中，也考证出四个李寿卿。因此，只凭姓名或表字相同，再没有别的旁证，似难遽断。所以，认为石君宝是盖州女真人的说法值得怀疑。

山西是中华民族文化发源地之一，平阳地区又是中国戏曲艺术的摇篮。它「东连上党，西略黄河，南通汴洛，北阻晋阳」（顾祖禹《读史方略纪要》），交通方便，盛产盐铁，经济发达，文化传统深厚。自古以来，民众「好祀鬼神，性喜优戏」（《万泉县志·风俗》），宋元时广大农村在节日时常有迎神赛社之举，「报赛时往往扮演各种故事，形态百出，男女聚观」（《新绛县志·礼俗略》），戏曲的种类有雉戏、队戏、锣鼓杂戏、院本等，至今，古平阳地区所属的临汾、洪洞、曲沃、翼城、侯马、新绛、稷山、永济等地，尚留存当时所建的神庙戏台以及各种戏雕、戏俑和戏剧壁画。元代杂剧繁盛，它可分两个时期，前期（金中叶至元初）戏曲活动的中心，除大都外，另一个是平阳，在这里曾出现过众多的杂剧作家，如关汉卿（据《元史类编》、《蒲州府志》所载）、于伯渊、赵公辅、狄君厚、孔文卿、李行甫、张择，以及后期的郑德辉等，以作家籍贯而论，在全部元杂剧作家中，它的数量是较多的。石君宝如果是平阳人，生活在这样一个戏剧活动繁盛的地区，耳濡目染，从而创作出众多优秀的杂剧作品，那是比较合乎情理的。

石君宝的杂剧，据《录鬼簿》和朱权《太和正音谱》所载，计有《鲁大夫秋胡戏妻》、《李亚仙诗酒曲江池》、《诸宫调风月紫云亭》、《东吴小乔哭周瑜》、《士女秋香怨》、《汉高祖

醴彭越》、《柳眉儿金钱记》、《穷解子红绡驿》、《赵二世醉酒雪香亭》、《张天师断岁寒三友》十种。从数量上说，他的创作是比较丰富的，在元代杂剧中可列第十位。可惜的是，由于朝代更替，兵革水火，他的作品流传到今天的，只有《鲁大夫秋胡戏妻》、《李亚仙诗酒曲江池》和《诸宫调风月紫云亭》三种了。

《秋胡戏妻》是石君宝最成功的作品。秋胡戏妻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代刘向的《列女传》，题为「鲁秋洁妻」。它写鲁国秋胡娶妻五日，便外出做官，五年始归。途中遇见采桑妇，竟予调戏，并賂以黄金，遭到采桑妇的拒绝，回家后发现自己的妻子。其妻责他「孝义并忘」愤而投河自杀。魏晋南北朝时，这个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文人也用于吟咏，葛洪《西京杂记》所载及傅玄《秋胡行》、颜延年《秋胡诗》就是明证。（见附录二）唐代有《秋胡变文》，已发展为长篇故事，对秋胡求官和戏妻的过程有详细的描写，虽然末尾残缺，难以窥见其结局，但从总体描写中，也可看出它和前代的记载相类，主旨不离宣扬儒家的孝义。石君宝在前代传说的基础上，结合元代的现实生活，大胆地进行改造加工，写成一部借古讽今、反映当时社会黑暗现象的优秀杂剧。

如果我们把前代有关秋胡戏妻的传说和石君宝的杂剧作一比较的话，则明显地看出它们之间有许多不同。首先，石君宝把原来故事秋胡离家是为了求官改为被勾充兵役，这一改动，使剧作增加了时代的特征。剧中秋胡是作为一名「正军」被勾去当兵的。「正军」是元代兵役制度的一

种，元蒙统治者强迫人民当兵，贫家「合二三（户）而出一人，则为正军户」（见《元史》卷九十八志第四十六「兵」条）。被列为「正军户」的秋胡，结婚刚三天，便被勾军人用绳子套上拉去当兵，而且「文书上期限，一日也不耽迟不得的」，这里可以看出元代兵役制度的残酷性。剧中梅英因此而唱道：「原来这秀才每当正军，我想着儒人颠倒不如人」，这也反映了当时读书人备受欺凌、处于「九儒十丐」的可怜社会地位。其次，剧作还增加了李大户骗娶梅英和抢亲的情节。李大户「家中有钱财，有粮食，有田土，有金银，有宝钞」，他借给罗大户——梅英的父亲——四十石粮食，罗还不起粮债，便强迫人家把女儿嫁给他，后来更藉势公然强抢。这一新添的情节，展现了元代高利贷遍布、「羊羔儿利」横行的社会状况，揭示了地主阶级对下层人民的深重压迫。此外，当了大官、衣锦荣归的秋胡调戏采桑妇的描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暴露了元代官吏的无耻行径和丑恶灵魂。以上这些，都是石君宝对秋胡戏妻原始题材创造性改编后展示出来的积极思想意义。

《秋胡戏妻》成功之处，还在于它塑造了一个勤劳善良、勇敢机智、勇于和善于与恶势力斗争的劳动妇女艺术形象。剧作开始描写梅英，就是一个心地善良、有着独立生活主见的女子，她嫁给贫穷的秋胡，是因为秋胡是个读书君子，性情温和，她「一见了心先顺」。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只要夫妻间「厮敬爱，相和顺」，她甘愿过「釜有蛛丝甑有尘」的穷困生活，这就展示了她与别的女子迥然不同的思想性格。新婚三日，媒婆就对她说：「你当

初只该拣一个财主，好吃好穿，一生受用，似秋老娘家这等穷苦艰难，你嫁他怎的？」「如今秋胡又无钱，又无功名，你别嫁一个有钱的，也还不迟哩！」面对这种引诱和挑拨，梅英不为所动，反而严词予以驳斥，这表现了她忠于爱情、蔑视富贵的优秀品德。当丈夫被勾去当军后，她勇敢地挑起家庭生活的全部重担，「与人家缝联补绽，洗衣刮裳，养蚕择茧」，「担好水换恶水」，十年来辛勤劳动，奉养婆婆，显示了中国古代劳动妇女传统的美好品格。更可贵的是，梅英还敢于与侵犯她的种种邪恶势力抗争，这主要表现在她反抗李大户逼婚和智斗秋胡调戏两段情节上。秋胡当兵，一去十年，早就覬覦她的李大户便造谣说秋胡已死，并胁迫欠他粮债的罗大户把梅英嫁给他，罗大户屈于李的威胁，又为了一点花红酒果财礼钱，竟跑到秋胡家，诬骗秋老娘喝肯酒、接红定，企图造成既定事实，逼使梅英就范。在这种严重情势下，梅英为了捍卫自己的爱情和做人的尊严，坚决予以反抗，当李大户恬不知耻地在她面前卖弄嘴脸时，她怒火中烧，「劈头劈脸泼拳捶」，声言要「拉拢」他的脸皮，李大户为了达到他可耻的目的，又对他广有铜钱相引诱，梅英即予嘲弄：「我道你有铜钱，则不如抱着铜钱睡！」最后，一把将李大户推倒在地，赶走这无耻之徒。这些言词和举动，充分显示了梅英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崇高气节。全剧最精彩的是桑园中秋胡戏妻、梅英骂夫的描述。秋胡外出，立了军功，当上了中大夫，一朝发迹变泰，成了统治阶级的一员，多年官场熏染，干出了欺压人民、调戏妇女的丑事。而梅英在这十年中，由于生活境况的变化，逐渐具备了劳动人民的品格，他们的思想恰巧向相反方向发展。面对

秋胡的「嘲拔」，梅英始则婉拒，随着秋胡的欲行非礼，她就表现出刚烈的品性，严词厉声怒斥；后来秋胡拿出黄金来引诱，对于「富家郎惯使珍珠」的伎俩，梅英早有认识，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秋胡骗离桑园门，自己逃了出来，然后指着秋胡大骂「禽兽」，是个「沐猴而冠，牛马襟裾」，「伤风败俗」，一定遭到「地灭天诛」。这一关目，不仅表现梅英视金钱如粪土的思想，同时也显示了她的机智勇敢、善于斗争。最后，秋胡恼羞成怒，声言「一不做二不休」，要打死她。这时梅英的反抗精神达到了最高潮，她怒斥道：

你瞅我一瞅，黥了你额颅，扯我一扯，削了你手足，你汤我一汤，拷了你那腰脊骨，掐我一掐，我着你三千里外该流递，搂我一搂，我着你十字街头便上木驴。哎，吃万刷的遭刑律，我又不曾掀了你家坟墓，我又不曾杀了你家眷属！

通过这些描写，一个坚贞不屈、勇于抗争的劳动妇女形象便被塑造出来了。第四折梅英不肯认夫，则是前面反抗性格的继续，而「整顿我妻纲」的庄严宣言，更把梅英的反抗斗争升华到伦理的高度，从而丰富了全剧的主题。

在元代杂剧中，塑造的动人妇女形象为数不少，其中不乏反抗斗争者，象《西厢记》中的莺莺，《窦娥冤》中的窦娥，《救风尘》中的赵盼儿，《诈妮子》中的燕燕，《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等，而大笔书写农村劳动妇女的，却为数极少，恐怕只有石君宝的《秋胡戏妻》。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杂剧在中国戏剧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是应该充分肯定。

和《秋胡戏妻》反映农村生活不同，《曲江池》和《紫云亭》则是描写都市歌妓艺人爱情故事的本戏。当然，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它们也有区别，《曲江池》是根据前代流传甚广的传奇、话本改编的，而《紫云亭》尚未发现所本，可能是石君宝依据现实生活而创作。

李亚仙和郑元和的故事产生于唐代。据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二句自注，作者曾与白居易在新昌宅听艺人说唱「一枝花话」（按，李娃旧名「一枝花」，见宋·罗烨《醉翁谈录·李亚仙不负郑元和》），「自寅至巳，犹未毕词」，连续六个钟头，还未说完，看来故事相当曲折丰富。它深受听众欢迎，也引起文人注意，白行简的《李娃传》大概是根据唐代这个民间说话写成的。它的成书，对李娃故事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南宋风月主人《绿窗新话》所收《李娃使郑子登科》，即据白作节录成文。宋代民间，说书艺术得到广泛发展，「一枝花话」也就成为当时说话的流行项目，罗烨《醉翁谈录》专记其名，并在「不负心类」中详细记载了这个故事。石君宝的杂剧，就是根据前代的传奇话本改编的。较之本事，它有很大变化，最重要的是删去李娃参与鴆母用欺骗手段赶走郑元和的情节，改成她和鴆母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以维护自己的爱情幸福。同时，还增加了郑元和被父亲打死而亚仙赶往营救，以及风雪之夕主动往寻元和等描写，这就使李亚仙的形象有了新的内涵，更具感人力量。作者在热情歌颂李亚仙善良美好内心世界的同时，还揭露了郑父的虚伪凶残和鴆母的势利狠毒。郑公弼出身荣阳望族，他让儿子元和上京应考，目的是为了光宗耀祖，元和流落街头，他认为是在沾辱门